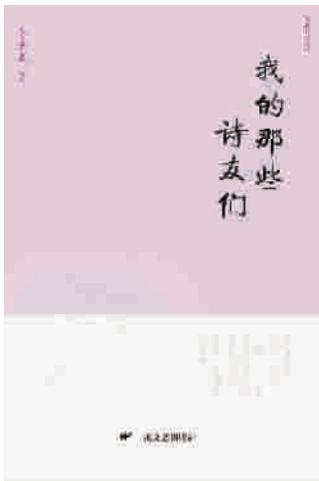


我所交往的诗人(3) ◆朱金晨



杜宣的烟斗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文坛上很少有人不知道杜宣的烟斗。也可以说他的形象是与烟斗紧紧相关的,以至于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南桂北黄之说。北黄即黄永玉,不说他一生中走南闯北,不知收藏了多少只烟斗,就是在他的不少诗文中,也写过他与烟斗的故事。南桂为杜宣也(杜宣本姓桂),烟斗也家藏了不少,此类文章却是鲜见。我在文学报编《雅玩》副刊时,有幸编发了他的写烟斗文章以及一张吸烟斗时的照片,那照片拍得传神极了,即使不通晓文学的人见了,也会感觉到一位大家的风采。文章却是经过再三争取,通过他的女儿之手取来的,那时我也仍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写此类文章。

我曾在杜宣先生手下做过几年编辑,与他较为熟悉,也听他谈及过一些有关烟斗的趣事。在他看来烟斗是一门无穷尽的学问,所以他能告诉你世界上流行的烟斗中,最贵重的不是过去欧洲皇室和贵族用的镶嵌宝石的烟斗,而是木质的最好,

又以非洲产的野蔷薇根为上品。只是十分可惜,经过几百年的挖掘,现在这种野蔷薇的根已经十分稀少,所以价格也就不菲。他还会告诉你烟斗的造型尽管层出不穷,但一般说,弯的烟斗是看书时用的,直的是外出时用的,尽管如此,杜先生还是郑重声明自己不是烟斗收藏家。

不过,我与杜宣先生第一次见面,却确实源于他的那只名声在外的大烟斗。那是打倒“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复出。引起了大家的注目。那天在会上,就在我观望之际,身边的几位文友热情地指点我,说是杜宣先生也来了,瞧,就是手握大烟斗的那位。对于杜宣先生的文章,以前读得很多,也看过他写的戏,这次终于见到了,而且终生难忘,在那么多欢声笑语的人丛中,唯有他的一只大烟斗在徐徐地吐着缕缕青烟,显得既有风度又有气派。想不到日后我调进文学报工作,居然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几年,也时有机会得以亲近他的大烟斗,了解了他的现有的烟斗有五十多只,以及每只烟斗的来历及故事。其中有二十多年前费彝民先生相赠的法国制造的水母烟斗,也有十年浩劫时老友黎先耀在燕山山脉的农村中“下放改造”,利用燕山上的木头疙瘩,因地制宜做的烟斗。最使他难忘的是1940年,他们在桂林创立新中国剧社,剧团一天在剧场演出之际,巴鸿捡到了一只又重又难看的水泥做的烟斗,因无人前来领取,便交给杜宣先生用起来……

久而久之,我终于明白了杜宣先生原来是在收藏那些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或是在

他的书斋里,在那一闪一闪的红红的艳艳的烟火里,我感受到友情的珍贵、人生的欢娱,以及历史的变迁。杜宣的文学生涯是十分辉煌的,十八九岁留学日本时就创办了文学刊物,鲁迅、郭沫若都是他的作者。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好多个剧本,还发表不少散文。在人们印象中,是位剧作家、散文家。其实他还是位洒脱、奔放的诗人,写的一手好的旧体诗词,在同辈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在抗战时,还曾发表了一首讽刺张发奎消极抗日之诗,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上世纪80年代,中日文化交往频繁,上海文联组织了一批诗人写日本俳句,依我看写得最为到位的是杜宣,而不是那些写现代诗的诗人。我每去拜会杜老时,总会谈到诗,而且一说到诗,他便会站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手里握着那支吐着缕缕青烟的烟斗。

以后,当杜宣不在文学报供职,又因他年迈,也就不敢再去他的府上打搅他。而且自从叶露西女士去世后,他就戒了烟,并曾对一友人伤感地说:“今后我是口衔空烟斗,怅然写诗篇了”。听到此处,我也十分感伤,感伤之余,又突然感觉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杜宣先生那种抽着烟斗的气度了。那种姿态,那种风范不是一般人摆弄烟斗就会形成的。

听说杜宣先生戒烟后,嘴里时常会衔着一只空空如也的大烟斗,在沉思着什么。一天夜里当我编发他写的那篇悼念菫子的文章“老兵走矣”,很是感动,情不自禁又想起先生,想起那只大烟斗,没有点燃也不可能再去点燃,却有着红红的艳艳的火焰在我的视野中闪烁。

诗坛老顽童蔡其矫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塑造了个可亲可敬又可笑的老顽童,依我看蔡其矫是中国诗坛上当仁不让的老顽童了。在我所会过面的老诗人中,蔡其矫绝对是一位潇洒、快乐的人了。肩挎一个照相机,身背一个旅行包,天马行空,道骨仙风,活得十分自在。早先,我曾约过老先生的稿子,那时没有手机,挂长途联系,他有两个家,冬来南下福建避寒,夏至北上京城消暑,很难一下子就寻到他。又因为他行踪不定,一会儿去西北玉门关外,一会儿到西南藏北高原,仙鹤道风,总喜欢一个人周游高山大川,向他组稿很难。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报在浙江江山组织笔会,其间我与几位同仁忙偷闲去了出没在深山丛中的一条古道上,古道悠长,险峻,据说唐朝黄巢起义时为逃避官兵围剿,带领义军从这里经过。人走在古道上,心旷神怡中也有惊吓,山径曲曲弯弯,径边便是峡谷深渊。那时我三十来岁,还算是青年汉子,一路走来已是气喘吁吁。当我听到陪同前来的江山市文联主席谈起也就是在昨天,他们也在这里陪伴老诗人蔡其矫采风,他一个人由省城杭州来到这里。他是专为游览古道而来的,要为他找个伴也遭拒绝,毕竟七十多的人了,加之行走在荒山野岭,很让人放心不下的。

如果说以前对蔡其矫种种传说,只是耳闻的,这次是近乎直观了。不想惊动人家,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他在江山连一口饭也没吃,一口茶也没喝,一个照相机一个旅行包便倾自周游列国去了。当然与老

诗人在2002年在山东青州笔会上相逢,便是直观的认识了。那时我与他是评委,我是由上海乘火车到山东的,而他是从浙江爱情诗诗人董培伦一路陪同,沿着大运河,乘着小拖轮,览尽运河两岸风光而来的,老诗人当时已经八十岁了,风尘一路,依旧很有精神。晚上我与田永昌陪着他在宾馆的花径上散步,没感到他有半点疲倦的样子,话兴极浓。即使被打成右派一事,他也往事如烟,只是谈自己的乐趣不只在在于诗,而是在于山水之间,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充当山野之人。

四年后,我应福建莆田市文联所邀,参加当地一个规模宏大的艺术节,到会议接待处报到后,我待安排了住宿,便一个人下楼想去观光一下莆田市容,不巧就在宾馆大门外,遇见一位老人拖着一只行李箱从外面走进,我还没来得及相认,那位老人先向我打招呼了,哦!那不是蔡其矫老人吗!莆田的再度相逢,让我明显感到老诗人有点老态了,但骨子里那股豪气还在,当我劝他不要再去做一个探险者走南闯北,应该安度晚年了时,老人笑着告诉我,一个人偏居一隅,不去与大自然亲热,是不会写出好诗的。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去向老人辞行,他合了合拳对我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其实,这也正是我在心里送给这位老诗人的祝福。第二天上午,当我离开宾馆乘车驶向机场之际,又看见不远处蔡其矫拖着拉杆包,肩下挎着一个照相机,在不远处被几位女青年簇拥着,谈得十分热闹。青山可以不老,绿水可以长流,但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去过两年,我从福建文友那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也可以说他是闭目在旅行途中,从外面回来,在家中稍作调整,又马上准备再外出,突然倒下了,倒下时老人很安详……

(摘自《我的那些诗友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丽君的遗作《星愿》,并开放给海内外所有想唱这首歌的人演唱,版权一律捐给公益活动运用,而第一个捐助的对象,就是在那年因车祸而去世的音乐专辑制作人杨明煌。

从第一届“星愿”创作歌谣歌唱比赛,反应热烈;五周年时,富士电视台主办纪念邓丽君演唱会,并寻找“邓丽君接班人”。更可贵的是,各地所成立的歌迷会,反而忙着为她“把爱传出去”,平时只是听歌和交换信息的会友,这时都走出原有的团聚圈,而开始以行善助人来表达他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和怀念。这股原来四散的力量,因她的离去而凝聚起来,“邓丽君国际歌迷台湾俱乐部”串连上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和美洲等地的歌迷会,互通信息,并矢志要让邓丽君在国际艺坛历久弥坚,并传扬她的真、她的善、她的美,源远流长在人们的心海里。

邓丽君过世的第六年,歌迷惊喜地发现又能买到新专辑了,原来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整理出她生前早已录好,但尚未发行的多首歌曲,一批是早在1989年夏天,香港九龙尖沙咀口道上的新历录音室所录的《不了情》等几首国语老歌,以及一首英文歌《Heaven Help My Heart》,在8月底与9月底分三次录音完成;另一批则是来年的五六月间在巴黎录音室录下的《Let It Be Me》等。那时候,邓丽君很喜欢“雷鬼”的唱法,还曾经从牙买加请来吉手,从伦敦找来合作的键盘手Gofrey Wang进行录音,录的不算多,只留下这几首。

长禧从她在法国的遗物中整理出这些录音母带,那时全家人都在伤心欲绝的当口,根本没有发行的意愿。两年后,邓家从哀恸中走出,慢慢地调适与接受,整理香港故居就是一种心境的转变——他们从“保存”跨越成“整理、开放”,让更多人来追念、体会。有位失明歌迷远从日本来,用他的手一点一点地抚摸“观看”,面露喜悦;也有位癌症患者,坐着救护车来参观,了却生平最后一个心愿。这些感人的实例,让长禧再次把母带找出来重听,那贴近而遥远的感觉,一如他一直以来的思念心情。他找来音乐人李寿全,决心以专业的后制,让时空回归,让心情还原。

18.暗流涌动

最近几天,华贵大酒店的员工为了迎接国宾,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楼外高空清洁作业开始进行,由酒店聘请了专业公司来实施,两组吊篮自上而下清洁大楼外墙。裙楼外部的幕墙玻璃,则由酒店保洁外来负责清洗。大堂是酒店的重要场所,每个区域都得进行清洁与整理,连东春花的小商场也不例外。酒店的23、24楼是迎接重要国宾的关键部位,除有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外,凡是无特别证件者,已经一律停止进入。原先住这两层楼面的散客,都被酒店调整到其他楼层。酒店的一般员工,只知道有重要的接待任务,至于什么人,何时达到,按照有关规定是不能打听的。

周松明不能呆在办公室了,他要深入到现场,进行协调、督促迎接国宾的工作。乔雅也一样,除了组织人员做好具体工作外,还必须亲自检查每个岗位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因而两人现在暂且无心过问那份方案审批的进展。胡佳作为客房部副经理,在安排好散客的换房事务后,也要集中精力,组织人员重点清洁、检查两层楼面,从灯光照明到通风、保温都得一一测试,尤其是对进排水的设施,更需反复地进行排查,寻找蛛丝马迹的漏洞,消除突发报修的隐患。至于总统套房的装饰与布置,需要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一般都是在国宾抵达的前两天,预先落实就位。由于国宾行程是特级机密,故现在不能预测确定的时间,胡佳也只能等待上面发出的指令。

这天中午,郑汉名在喜来登饭店中餐厅用餐,接到台湾青年的电话,他对着手机说:“我知道了,好呀……我们一起做好准备,把这笔生意搞定。”他又喝一大口酒,蓦地想起了什么,给符子奇拨了电话:“符先生吗?……今天晚上我想请你与姚大头一起吃饭,具体地点和时间……定好以后再发短信……希望你们光临,再过几天我可能要回美国一次……有什么东西需要代买,尽管开口……认识你们很高兴,好!碰面再谈。”

这时他的助手拿了一个包裹,急匆匆地进来,刚入座就说:“东西拿到了,一切顺利。”

郑汉名为此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晚上台湾青年接到郑汉名的来电,要他按原定的步骤开始行动。他带着那位助手送来的东西,一个晚上把要做的手脚基本上搞定。那些东西是从国外偷带入境的微型视频定时干扰器和微型红外线定时屏蔽器。他还偷偷地登上楼顶,为完成一笔“生意”,提前做好准备……这天上午他在酒店房间里“呼噜……呼噜”地酣睡,等待重要的时刻到来。

次日下午,酒店保卫部葛瑞瑞接到周松明的指令,要他们配合客房部做好中式总统套房的装饰布置工作。接到任务后,葛经理与胡佳取得了联系,带着几个部室人员去贵重物品贮藏库办理手续,提取了元青花瓷瓶与两轴古画,经过一番严格的领用登记后,一起把物品送到24楼总统中式套房,然后与胡佳等人把三件文物布置妥当,经过填表、签字后完成规定的交接手续。葛经理还要求客房部增派人员加强值班,也对自己的保卫部人员提出:立即对第24层楼面实行特别保卫,配合市警卫局,严防非相关人员的进入。

周松明这几天不能回家,需要加班。老母亲这几天心脏病又犯了,他只能让姐姐在家照顾。为了做好迎接国宾的工作,他正在与先期到达的国家警卫局几个同志一起,研究加强保卫的工作部署,忙得连吃饭也去不了职工餐厅,请人专门送来的盒饭。晚上八点左右,他突然接到姐姐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母亲病危,正在抢救,速来医院。他只得向总经理请假,得到同意后,他与有关人员交待一下,心急火燎地离开了酒店。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国家警卫局的带队负责人接到北京的通知:日本首相的行程有变动,明天先到南京,后天才来东海,因此就下令全体警卫人员,回酒店安排的房间休息待命。姚大头是一个比较善于交际的人,他收了一条烟,自己没有独占,而把这种香烟神秘兮兮地分给了符子奇、严黑皮等一帮兄弟。晚饭以后,他在各处转悠一下,然后回工程部值班室看电视。观看到兴趣正浓时,他接到总机的报修电话:25楼2530房间马桶堵塞,请立即排除故障。2530房间现在住宿的那个台湾青年,他有意地用报纸堵塞马桶。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